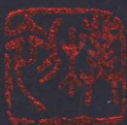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赵樸初题



# 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

## 下 冊

主 編 王 堯

副主編 陳楠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王堯主編.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 12

ISBN 7-80123-148-1

I. 佛… II. 王… III. 佛教-關係-傳統文化-中國-文集

IV. B94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7)第 27758 號

**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

王堯 主編

陳楠 副主編

---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條 32 號 電話:64027526 郵編:100007)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河北燕郊臨京古籍印裝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16.25 印張 30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

---

責任編輯:史平 責任校對:黎明

---

ISBN 7-80123-148-1/G·59

定價:48 元(全二冊)

# 目 錄

## 上 冊

### 一、總論

- 中國文化與佛教 ..... 吳立民 ( 1 )  
佛教與當代中國文化 ..... 巫白慧 ( 60 )  
佛教與中國文化 ..... 韓廷傑 ( 90 )  
中國佛教的現代轉型 ..... 陳 兵 ( 105 )  
二十世紀的中國佛學研究 ..... 黃夏年 ( 132 )

### 二、佛經研究

- 釋氏藝文提要 ..... 周叔迦遺著 ( 159 )  
三藏文體與譯經通例 ..... 蘇晋仁 ( 204 )  
敦煌遺書鑒別三題 ..... 方廣錫 ( 251 )  
關於《大乘起信論》的歷史定位  
..... 蕭蓬父 ( 272 )  
玄佛合流、六家七宗與《肇論》..... 洪修平 ( 290 )

### 三、佛教與儒道關係

- 南北朝佛學對道家重玄學建立的意義  
..... 湯一介 ( 313 )

論佛教對儒道心性思想的影響 .....	方立天	(327)
佛教與中國傳統哲學 .....	賴永海	(372)
佛教對道教教義的影響 .....	佛 日	(389)
佛學與六朝道教的老子註疏 .....	強 昱	(414)

#### 四、禪宗研究

禪宗北宗及其禪法 .....	楊曾文	(431)
普寂與北宗禪風西旋敦煌 .....	姜伯勤	(467)
中國佛教禪與行、禪與悟及其關係之研究 .....	孫亦平	(494)

### 下 冊

#### 五、文化藝術

中國佛教藝術對傳統文化的融合與發展 .....	金維諾	(512)
王羲之《蘭亭序》墨跡是怎樣從佛寺進入宮廷的 .....	卞孝萱	(537)
話拂塵 .....	白化文	(560)
漢化佛教寺院與鼓 .....	白化文 李鼎霞	(583)
悉曇字音學與漢字字音分析之關係 ...	譚世寶	(602)
黑水城所見唐卡之脅侍菩薩圖像源流略考 .....	謝繼勝	(619)

## 六、人物

- 石頭禪風淺釋 ..... 蕭菱父 (659)
- 論安世高及其所傳學說的性質 ..... 王邦維 (667)
- 唐代詩僧皎然的宗系和思想 ..... 徐文明 (683)
- 明初應詔使藏高僧宗泐事跡考叙 ..... 陳楠 (703)
- 從《〈李蘋香〉序》看青年李叔同的悲憫情懷  
——兼與金梅《李叔同與章士釗的〈李蘋香〉》一文商榷  
..... 徐忠良 (732)

## 七、藏傳佛教

- 敦煌吐蕃文書 P. T. 1297 號再釋  
——兼談佛教寺院在動亂中的作用 ... 王堯 (753)
- 論清代宮廷藏傳佛教文化影響 ..... 王家鵬 (762)
- 藏傳佛教文化乃東方“摩尼之寶” ..... 唐明邦 (795)
- 一世達賴喇嘛傳略 ..... 沈衛榮 (809)
- 托丁、曲彌、拉薩三大法會對藏傳佛教文化的  
深遠影響 ..... 羅桑開珠 (879)

## 八、其它

### 佛法與宗教

- 略論中國近代佛門的宗教觀 ..... 何建明 (895)
- 佛教與中國傳統醫學 ..... 申俊龍 (922)
- 後記 ..... (957)

## 中國佛教藝術對傳統 文化的融合與發展

金維諾

佛教在中國傳播近兩千年，隨著佛教的流布，佛教藝術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佛教藝術傳入中國，既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同時也豐富了傳統文化，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藝術。同時，歷代不僅產生了許多杰出的宗教藝術家，創造了無數優美的佛教藝術品；而且對中國其它藝術的發展也具有深遠影響。佛教藝術上所積累的審美理想和藝術經驗，也成為中國藝術傳統中的寶貴財富。

西漢末年，由印度等地來中國的使節和商人中，已有一些佛教信徒，並開始傳授佛經。<sup>①</sup>東漢初年，王室貴族中也有人把佛教看成是神仙方術的一種，與黃老一同祭祀禮拜。楚王劉英晚年喜好黃老、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公元 65 年），劉英送縑帛贖罪，漢明帝劉莊退

---

<sup>①</sup> 如魏魚豢《魏略·西戎傳》記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註引）

還縑帛以布施沙門，說明當時已有僧徒。漢明帝也被作為最早遣使取經立寺的帝王載諸史籍<sup>①</sup>。漢桓帝也祭祀佛圖，並以金銀作佛形象<sup>②</sup>。東漢末年，笮融大興浮圖祠，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人，造銅佛，黃金塗身，衣以錦彩<sup>③</sup>。從這些記載可知東漢時期已有僧有寺，並有金銅佛像的製作。而處在中西交通要道的西域屬國如鄯善、龜茲、于闐等地，也在此先後建有寺塔。到三國、兩晉時期，佛教藝術更有進一步發展。

佛教傳入中國，早期有著南北不同的途徑，一條是經由中亞通過新疆、河西走廊傳入內地，也就是我們熟知的輸出絲綢的古絲道；一條可能是通過西藏南部山區的蜀川牂柯道，傳入四川和江南一帶。西藏很早就是中印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史記》、《漢書》等記述張騫使大夏，見到邛竹蜀布，得知是由印度從蜀地商人得到的。這就說明早有一條古道經西南通印度。而在公元三世

① 《後漢書·楚王英傳》記載，楚王劉英晚年“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公元65年）詔天下有死罪者可用縑贖罪，劉英也送黃縑白紬三十匹贖罪。漢明帝得知後，在詔書中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關於漢明帝感夢遣使求法的記載很多，最早見於東漢的《四十二章經序》。

② 《後漢書·桓帝紀》、《後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襄楷傳》均談到桓帝祭祀浮屠，《歷代三寶記》卷四說：“漢桓帝世又以金銀作佛形象”。

③ 笮融丹陽人，曾任下邳相，信仰佛教，在徐州、廣陵間“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據《三國志·吳書·劉繇傳》）



紀晚期笈多王朝時，更有一些僧人經由西藏南部到達印度。唐代名僧義淨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就曾談到：“那爛陀寺東四十里驛許鹿園寺不遠，有一支那寺。相傳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國僧所造。於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柯道而出，向莫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三世紀末，有漢僧二十多人先後從這裏到東印度，並建有支那寺，說明蜀川牂柯道早是中印僧徒來往的一條通道，關於牂柯道，唐慧琳在《一切經音義》卷八一中，根據《括地志》、《南方記》等書作了詳細記載：“……說此往五天路徑，若從蜀川南出，經姚州、越雋、不韋、永昌等邑，……過此蠻界，即入土蕃國之南界。西越數重高山峻嶺，涉歷川谷，凡經三數千里，過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東天竺東南界迦摩縷波國，……此山路與天竺至近，險阻難行，是大唐與五天陸路之捷徑也。仍須及時，盛夏熱瘴毒蟲，不可行履，遇者難以全生；秋多風雨，水泛又不可行；冬雖無毒，積雪沍寒，又難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乃是過時，仍須譯解數種蠻夷語言，並賚買道之貨，仗土人引道，展轉問津，即必得達也。山險無路，難知通塞，乃為當來樂求法巡禮者故作此說，以曉未聞也。”牂柯道雖是通印度的捷徑，由於艱險，難以通達，到唐時知者已少。但東漢時期，佛教藝術就在四川等地得以發展，並形成了不同於西北地區的獨特傳統，顯然與這條山道的來往僧徒傳入佛教圖像，有密切關係。

四川樂山麻浩一號東漢崖墓石櫟上刻的佛坐像，高 39.55 公分，寬 30 公分。有頭光，身著通肩袈裟，左手執衣角，右手施無畏印。四川彭山縣東漢崖墓出土的陶樹座上，也有坐佛一身，形制相近，旁並有二立侍。四川綿陽市東漢晚期崖墓出土銅搖錢樹上有五尊坐佛，像高 6.50 公分。頂有肉髻，頂光橢圓。四川忠縣涂井東漢崖墓出土的四株搖錢樹上有十四身佛像；形制相同。在錢樹上雕鑄佛像，表明佛教圖像曾和內地祭祀神山、神樹的民間習俗結合在一起流傳。綿陽何家山二號墓搖錢樹頂端為西王母像，兩側有類似的佛像，湖北鄂州、湖南長沙、江蘇南京、浙江武義、杭州等地出土的銅鏡上浮雕坐佛和立佛，也常常是和東王公、西王母在一起。江蘇、浙江等地出土的吳鳳凰二年（公元 273 年）陶倉罐、天冊元年（公元 275 年）青瓷罐、西晉太康二年（公元 281 年）青瓷罐、太康五年（公元 284 年）黃釉青瓷罐、太康七年（公元 286 年）青瓷罐、陶罐、元康元年（公元 291 年）青神亭罐上均有堆塑禪定佛像，佛像形制均大體相同。這是佛教圖像成為魂瓶上的主要裝飾的遺例。從這些考古發現，可知佛教藝術進入內地得以發展，有一個適應中國的傳統習俗，並利用原有的民間信仰以取得與民衆接近的階段，這就是佛陀與東王公、西王母以及與搖錢樹、魂瓶相結合的階段。東漢初年，在黃老神仙流行的氛圍中，佛陀被看作西方神仙，雜入黃老、神仙之中同受祭祀。佛、仙沒有嚴格的區分，生能

祈祥，死則升仙的思想也是奉祀佛陀的動力，所以早期的佛教藝術是以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審美意識作為起點的。

在中國新疆一帶，佛教藝術的發展也有一個外來樣式的吸收和改造過程。鄯善佛教壁畫與犍陀羅石刻的密切關係，于闐和龜茲壁畫、雕塑的民族化和地方化，充分展示了佛教藝術的生命活力。新疆一帶古稱西域，不僅在物資交流上溝通著東方和西方；在文化上也相互傳播，聯繫著東西方。像中國絲織品、造紙等的西傳，大秦的技藝通過西域傳入內地，同樣是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佛教及景教等的東傳，也通過西域絲路流入漢地。在佛教東傳過程中，它接受了來自印度的佛教及其藝術的影響，而又在本土形成自己的某些特點，並逐漸流布內地。

佛教何時傳入新疆，過去沒有確切的記載，一般認為是在傳入中原之前不久，或差不多同時。印度阿育王曾派遣佛教徒弘傳佛教，南自錫蘭，北至中亞，東迄緬甸都有佛教徒的踪跡。而《阿育王息壤目因緣經》上已有龜茲國名。如傳說有據，則龜茲當阿輸迦王時，已與印度開始了接觸。但是漢代有關西域的記載，却從未提到這一帶當時奉行佛教。新疆發掘的兩漢遺址也不見有佛教寺院及有關遺跡，所以有人認為是在東漢順帝陽嘉、永和（公元132～141年）年間，篤信佛教的月支勢力由沙車、疏勒進入于闐、樓蘭等地，佛教的傳入，約在

這時。此後，佛教漸次興盛起來。佛教在西域傳播，經典的傳譯與寺院的興建，促進了當時文化藝術的交流與發展。

鄯善本名樓蘭，張騫第一次奉使通西域時（公元前138—126年），始知有樓蘭，並開始了交往。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趙破奴虜樓蘭王以後，樓蘭開始又進一步與漢朝有著臣屬關係。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立尉遲屠耆為王，始改樓蘭為鄯善<sup>①</sup>。鄯善佛教盛行。法顯在弘始二年（公元400年）行經鄯善時，人口約有八千餘家，而崇信佛法的沙門多至四千餘人，僧徒多悉小乘。鄯善的重要城址伊循（今且末縣屬），為漢時屯田之所，曾經發現佛教寺院遺址。

且末縣的米蘭第二號遺址是一座佛寺，原有兩層建築。佛殿下層四周廊柱間塑有等身大的立佛，佛殿東側並列八座大型禪定佛，佛像面形圓滿，衣紋密著貼體。第十五號遺址也出土過幾個時代稍晚的佛頭，這些造像都有較明顯的犍陀羅藝術影響。第三號遺址原是一外方內圓的寺院，中有剎心，頂作圓形。四壁與剎心間有走道，入口內壁殘留有翼的天人像七身。東南壁下畫有著棕紅色袈裟的釋迦牟尼像，身左側有弟子六人，第一

---

<sup>①</sup> 根據《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以及《南齊書》等史籍上的有關記載，可知鄯善在漢及其後五六百年間，一直與內地有密切聯繫。到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鄯善國王被虜，成為魏的鎮戍。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前，鄯善遭受了零（高車）侵犯，人民散盡，城廓荒廢。

人手持菩提樹葉。另一殘片上，畫一王子合十坐於一偉人前。第五號遺址的形制與壁畫的配置，大體和上一寺院相同。過道殘壁上繪有同樣的有翼天人，東壁下層壁上兩身人像，旁有佉盧文同梵文。西壁下層畫有相連的波紋花飾帶，上下是作各種形態的青年男女。東南殘壁上部是須大拏本生。須大拏因將國寶六牙白象施與婆羅門，被其父王驅逐入山。須大拏入山，沿途仍不斷施捨，將財寶、車馬、衣服捨盡，以後又將子女捨人為奴，子女被轉賣時，為祖父所贖，須大拏夫婦纔被接回王宮。畫面起始部份已殘，中部為須大拏施白象與婆羅門。左方為須大拏被逐騎馬別去。其前，馬車上是妻及二子，北壁是王子夫婦隱居山林及回宮團圓等情節。根據同時出土的文物以及美術品風格來推論，這些寺院是四世紀前的遺址。須大拏本生圖具有成熟的技巧，人物、車騎、象馬、樹木等表現得真實、優美，通過人物形態、動作，生動地表現故事內容；同時利用環境、樹木等區別而又聯繫起那些互相連續而又有所不同的情節。須大拏本生圖等作品，說明鄯善的佛教美術是在很高的起點上開始發展的。

疏勒、龜茲同為絲路北道上的大國，與漢有密切關係，元康元年（公元前 65 年），龜茲王絳賓夫婦到京城長安，宣帝賜給印綬，並且“賜以車騎、旂鼓、歌吹數十人，綺羅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絳賓回龜茲以後，宮室制度都仿效漢室。永元三年（公元

91年)班超任都護遷居它乾城,立龜茲侍子白霸為王。在漢魏之際,龜茲曾遭受莎車、匈奴先後的兼併,到魏、晉時期與內地往來又逐漸頻繁。疏勒和龜茲文化上的一些成就,如音樂、佛學等,也迅速傳入內地,而疏勒、龜茲文化也深深受到內地的影響。

疏勒、龜茲佛事興盛較早。疏勒王臣槃曾因罪徙月氏為質子,月氏王甚喜愛,為他在三地住處建伽藍,冬夏遷居。玄奘曾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述此事,從這一記載可知臣槃留月氏已崇信佛教,回疏勒為王,佛教可能由此流行國中。公元400年,法顯行經疏勒時,曾記述當地五年一次的佛教大會,四方沙門雲集,王及群臣均供養布施。“其國中人為佛齒起塔。有千餘僧,盡小乘學”。而到玄奘行經疏勒時,伽藍已達數百所,僧徒萬餘人。關於佛教傳入龜茲,漢譯佛經中偶有涉及。東晉太元四年(公元379年),沙門僧純從龜茲將《比丘尼戒本》帶到長安,其中有“大法流此五百餘年”的字句,按此上推,佛教傳入龜茲是在公元前二世紀左右。龜茲地區的佛教,在魏晉時期已相當發達,這從早期龜茲沙門漢譯佛經的情況可以知其一般<sup>①</sup>。當時的龜茲國,“俗有

---

<sup>①</sup> 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沙門白延由龜茲來洛陽白馬寺,譯出大乘方等部《無量清靜平等覺經》、《首楞嚴經》及小乘《除災患經》等數部;晉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48年),竺法護在敦煌從龜茲副使羌子侯得胡本《阿維越致遮經》;隨後又有帛遠(號法祖)等譯出阿含部《佛般泥洹經》。這說明此前龜茲王族貴冑間誦習大小乘佛經已較為普遍。

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晉書·四夷傳》）。龜茲不僅城內寺廟林立，而且王宮中也供設佛像，寺院規模很大，僧尼人數達到幾十人，以至一百八十人。說明在公元三世紀，龜茲佛事已相當興盛<sup>①</sup>。

龜茲是西域的佛教中心之一，遺存石窟寺較多，克孜爾石窟就是其中的代表。現存多為四世紀以後作品。龜茲藝術家根據當地的具體條件進行了創造，形成了泥塑和彩繪相結合的傳統，並在高昌、敦煌、麥積山等地進一步獲得了發展。泥塑與彩繪成為西域和河西佛教石窟造像的精華。龜茲遺存的彩塑多流失國外，有各種類型人物，而且形象具有豐富的現實生活感。使你聯想到龜茲社會形形色色的人物，從而可看出龜茲造像的杰出成就。龜茲石窟大量的本生故事和因緣故事畫以及佛傳圖，保存了龜茲繪畫藝術的豐富面貌，顯示了藝術家的高度水平，是探討早期佛教藝術發展的重要遺物。

---

① 據《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的記述：當時“拘夷（龜茲）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宮雕鏤立佛形像與寺無異。有寺名達慕蘭，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隸藍，六十僧；劍蕊王新藍，五十僧；溫宿王藍，七十僧。右四寺佛圖舌彌所統。寺僧皆三月一易床座。或易藍者。未滿五臘一宿不得無依止。王新伽藍，九十僧。有年少沙門字鳩摩羅，才大高明，大乘學，與舌彌是師徒，而舌彌阿含學者也。阿麗藍，百八十比丘尼；輪若藍，五十比丘尼；阿麗跋藍，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統依舌彌受法戒。比丘尼外國法不得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嶺以東王侯婦女，為道遠集斯寺。”這是秦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十一月比丘僧純在長安出此比丘尼戒本，追憶從佛圖舌彌得戒儀時的龜茲寺院情況。據《高僧傳》卷三《鳩摩羅什傳》，鳩摩羅什此時已在龜茲傳講大乘。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十三年，親自到過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歸來時提到大宛以東的于闐（《史記·大宛傳》），是史籍中有關于闐的最早記載。後來張騫出使烏孫，曾遣副使去于闐。建武（公元 25 年～56 年）以後，于闐等國也曾“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兩漢《西域傳》均記載有于闐情況，東漢安帝時，于闐已“領戶三萬三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

藏文《于闐國授記》中曾說：于闐王瞿薩旦那（地乳 sa-nu）十九歲時建國，即位為第一代王時，佛涅槃已二百三十四年，建國後一百六十五年，國王尉遲勝（Vi-jaya Sambhava）即位，治世五年，佛法興起。也就是傳說約在公元前 76 年佛教已傳入于闐。但是根據《後漢書·班超傳》，永平十六年（公元 73 年）班超作為假司馬到于闐時，記載其俗信巫，並以馬為犧牲，可能主要流行祆教（拜火教）。至魏甘露五年（公元 260 年），朱士行出塞西至于闐時，在當地寫得梵書正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太康三年（公元 282 年）他遣弟子弗如檀（法饒）送梵本佛經到洛陽。元康元年（公元 291 年）于闐沙門無羅叉在陳留倉垣水南寺，參加了譯述（見《放光經記》），太康七年（公元 286 年）于闐沙門祇多羅叉持來《光贊般若梵本》。而《華嚴經梵本》也是晉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傳來的。這些事實却又說明佛教可能在東漢初年或此後不久就逐步在于闐得到發展，因此，到魏晉時期，于闐已成為傳播佛教的一個中心。



于闐寺院出土的佛教遺物多被携往國外，但流失的佛教壁畫和版畫中却有十分珍貴的藝術品。其中有一些有關蠶絲傳入西域的圖畫，也有于闐建國傳說的故事畫，這是佛教藝術突破宗教內容限制直接表現人民的物質文化交流與歷史傳說，是佛教藝術民族化的重大體現與成就，是我國多民族藝術的光輝傳統。

佛教藝術地方化、民族化常常是自然形成的，西域各地佛教藝術都逐漸有其各自的特點，這是當地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的。而在佛教造像中國化進程中，最有影響的則是晉代的衛協、張墨以及戴逵、戴顓父子，他們是最早自覺地要求作品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家。

西晉畫家衛協，與張墨並稱“畫聖”。長於道釋人物，師法曹不興，畫有《楞嚴七佛》，是最早從事佛畫的知名畫家。顧愷之在《論畫》中說：“《七佛》與《大列女》，皆協之跡，偉而有情勢；《北風圖》亦協手，巧密於情思”。稍晚的孫暢之在《述畫》也說：“《上林苑圖》協之跡，最妙；又《七佛圖》，人物不敢點眼睛”，怕點睛後，佛會騰空而去。南齊謝赫在《古畫品錄》中對他評價最高，指出：“古畫皆略，至協始精。六法頗為兼善，雖不備該形似，而妙有氣韻。凌跨群雄，曠代絕筆”。說明到西晉，已有繪畫名家從事佛畫，衛協則是其中杰出代表。張墨也較早從事佛畫，“風範氣韻，極妙參神”，曾作《維摩詰變相》。張墨畫《維摩詰變相》，與玄學講論風氣流行，機